

订阅DeepL Pro以编辑此演示文稿。  
访问[www.DeepL.com/pro](https://www.deepl.com/pro?cta=edit-document)，了解更多信息。

**猴爪》--W.W. Jacobs**

**I.**

在外面，夜里又冷又湿，但在拉伯纳姆别墅的小客厅里，百叶窗被拉开，火光闪闪。父子俩正在下棋，前者对棋局的想法涉及到根本性的变化，他把他的国王置于如此尖锐和不必要的危险之中，这甚至引起了在火边平静地编织的白发老太太的评论。

"听风，"怀特先生说，他在看到一个致命的错误后已经太晚了，他和蔼地希望阻止他的儿子看到它。

"我在听，"后者说，一边伸出手，一边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棋盘。"检查。"

"我很难想象他今晚会来，"他的父亲说，他的手在棋盘上摆着。

"伙计，"儿子回答说。

"这就是住在这么远的地方最糟糕的事情，"怀特先生突然以意料之外的暴力叫道；"在所有野兽般的、泥泞的、偏僻的地方，这是最糟糕的。小路是个沼泽，道路是个激流。我不知道人们在想什么。我想是因为这条路上只有两栋房子出租，他们认为这并不重要。"

"不要紧，亲爱的，"他的妻子安抚地说；"也许你会赢得下一场比赛。"

怀特先生猛地抬起头来，正好截住了母子俩之间有意无意的一瞥。这句话在他的嘴唇上消失了，他在稀疏的灰色胡须中隐藏了一个有罪的笑容。

"他在那里，"赫伯特-怀特说，这时大门被撞得很响，沉重的脚步声向门口走来。

老人好客地急忙起身，打开门，听到他在慰问新来的人。新来的人也对自己表示慰问，所以白夫人说："啧啧！"并轻轻咳嗽，因为她的丈夫进了房间。"当她的丈夫进入房间时，她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后面跟着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眼睛炯炯有神，面容红润。

"莫里斯中士，"他说，介绍他。

军士长握了握手，坐在火堆旁的座位上，心满意足地看着他的主人拿出威士忌和酒壶，把一个小铜壶放在火上。

在第三只玻璃杯上，他的眼睛变得更亮了，他开始说话了，小小的家庭圈子以热切的兴趣关注着这位来自遥远地区的访客，他在椅子上挺起宽阔的肩膀，谈论着狂野的场景和勇敢的行为；谈论着战争和瘟疫以及陌生的民族。

"21年了，"怀特先生说，向他的妻子和儿子点头示意。"他走的时候，他是仓库里的一个滑头青年。现在看看他。"

"他看起来没有受到什么伤害，"白夫人礼貌地说道。

"我自己也想去印度，"老人说，"只是去看一看，你知道。"

"最好是在你所在的地方，"军士长说，摇了摇头。他放下空杯子，轻轻叹了口气，再次摇了摇杯子。

"我想看看那些古老的寺庙、法师和杂耍者，"老人说。"你前几天开始跟我说的猴爪什么的是什么，莫里斯？"

"没什么，"士兵急忙说。"至少没有什么值得听的。"

"猴爪？"白夫人好奇地说道。

"嗯，这只是你可能称之为魔法的一点东西，也许，"军士长断然说道。

他的三个听众急切地向前倾倒。来访者心不在焉地把他的空杯子放到嘴边，然后又放下了。他的主人为他斟满了酒。

"看看吧，"军士长说，他在口袋里摸索着，"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爪子，晒成了木乃伊。"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递给他。白夫人面无表情地退了回来，但她的儿子接过来，好奇地检查着。

"那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怀特先生问道，他从儿子手中接过来，检查过后，把它放在桌上。

"它被一个老法师施了咒语，"军士长说，"一个非常神圣的人。他想表明，命运主宰着人们的生活，而那些干预命运的人则会因此而感到悲伤。他给它下了一个咒语，使三个不同的人都能从它那里得到三个愿望。"

他的态度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他的听众都意识到他们的轻笑声有些刺耳。

"好吧，你为什么不来三个，先生？"赫伯特-怀特巧妙地说道。

这名士兵以中年人对自以为是的年轻人惯用的方式看待他。"我有，"他静静地说，他满是斑点的脸变白了。

"那你真的实现了这三个愿望吗？"白夫人问。

"我做到了，"军士长说，他的酒杯敲击着他坚固的牙齿。

"那还有人希望吗？"老太太坚持说。

"第一个人有他的三个愿望。是的，"回答说；"我不知道前两个是什么，但第三个是为了死亡。这就是我得到爪子的原因。"

他的语调是如此严肃，以至于这群人都陷入了沉默。

"如果你已经实现了你的三个愿望，那么它现在对你没有好处了，莫里斯，"老人最后说。"你留着它做什么？"

这名士兵摇了摇头。"看中了，我想，"他慢慢地说。"我确实有一些卖掉它的想法，但我想我不会。它已经造成了足够的祸害。此外，人们不会买。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童话；其中一些人，而那些对它有想法的人想先试试，之后再付钱给我。"

"如果你能再有三个愿望，"老人说，敏锐地盯着他，"你会有吗？"

"我不知道，"对方说。"我不知道。"

他拿起爪子，用食指和拇指夹住它，突然把它扔到火上。怀特轻轻地叫了一声，弯下腰，把它抢了过来。

"最好让它烧掉，"士兵郑重地说道。

"如果你不想要它，莫里斯，"对方说，"把它给我。"

"我不会的，"他的朋友顽强地说道。"我把它扔到火上了。如果你留着它，发生什么事不要怪我。像一个明智的人一样再把它扔到火上吧。"

另一个人摇了摇头，仔细检查了他的新财产。"你是怎么做到的？"他问道。

"用你的右手举起它，大声地许愿，"军士长说，"但我警告你，后果不堪设想。"

"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白夫人说，她起身开始布置晚餐。"你不觉得你可能希望为我准备四双手吗？"

她的丈夫从口袋里掏出护身符，然后三个人都爆发出笑声，因为军士长脸上带着惊恐的表情，抓住了他的胳膊。

"如果你一定要许愿，"他粗声粗气地说，"许的是明智的愿望。"

怀特先生把它放回口袋里，放好椅子，示意他的朋友上桌。在吃晚饭的时候，这个护身符被部分地遗忘了，之后三个人坐在一起陶醉地听着士兵在印度的第二段冒险。

"如果关于猴爪的故事不比他告诉我们的那些故事更真实，"赫伯特说，当他们的客人身后的门关上时，正好让他赶上最后一班火车，"我们不会有什么收获。"

"你给了他什么东西吗，父亲？"白夫人询问道，密切关注她的丈夫。

"小事一桩，"他说，脸色微微一变。"他不想要，但我让他拿了。他又逼着我把它扔掉。"

"很可能，"赫伯特说，装作惊恐的样子。"为什么，我们要发财，要成名，要幸福。希望能成为一个皇帝，父亲，首先；然后你就不能被啄食了。"

他飞快地绕过桌子，被拿着反坦克枪的被恶搞的白夫人追赶。

白先生从口袋里拿出那只爪子，疑惑地看着它。"我不知道该许什么愿，这是事实，"他缓慢地说道。"在我看来，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如果你只把房子清理干净，你就会很高兴，不是吗？"赫伯特说，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好吧，那就希望有两百英镑吧；这就够了。"

他的父亲为自己的轻信而羞愧地笑了笑，举起了护身符，他的儿子带着一张庄重的脸，因向母亲眨眼而有些失色，坐在钢琴前，弹了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和弦。

"我希望得到两百英镑，"老人清楚地说道。

钢琴发出的一声细微的撞击声迎接了这句话，被老人颤抖的哭声打断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向他跑去。

"它动了，"他叫道，厌恶地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物体。

"如我所愿，它在我手中像蛇一样扭动。"

"好吧，我没有看到钱，"他的儿子边说边拿起钱放在桌子上，"我打赌我永远不会看到。"

"这一定是你的幻想，父亲，"他的妻子说，焦急地看着他。

他摇了摇头。"尽管如此，不要紧；没有任何伤害，但它同样让我感到震惊。"

他们再次坐在火堆旁，而这两个人完成了他们的烟斗。外面的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老人听到楼上的敲门声，紧张地起身。一种不寻常的、令人沮丧的沉默笼罩在三个人身上，这种沉默一直持续到老夫妇起身退休过夜。

"我估计你会发现现金被绑在你床中间的一个大袋子里，"赫伯特说，他向他们道了晚安，"还有一个可怕的东西蹲在衣柜顶上看着你把你的不义之财装进口袋。"

他独自坐在黑暗中，凝视着即将熄灭的火光，看到火光中的脸。最后一张脸是如此的可怕，如此的模拟，以至于他惊讶地凝视着它。它变得如此生动，以至于他带着一点不安的笑，在桌子上摸出一个装着一点水的杯子，扔在上面。他的手抓住了猴子的爪子，带着一点颤抖，他在大衣上擦了擦手，上了床。

**II.**

第二天早上，当凛冽的阳光洒在早餐桌上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恐惧感到好笑。房间里有一种前一天晚上所缺乏的平淡无奇的健康气息，那只脏兮兮的、干瘪的小爪子被小心翼翼地放在餐具柜上，显示出对它的优点并不十分相信。

"我想所有的老兵都是一样的，"白夫人说。"我们听着这样的废话的想法!在这个时代，愿望怎么可能实现？如果他们可以，两百英镑怎么会伤害你，父亲？"

"可能会从天上掉到他的头上，"轻佻的赫伯特说。

"莫里斯说事情发生得很自然，"他父亲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它归结为巧合。"

"好吧，在我回来之前，不要闯入这些钱，"赫伯特从桌子上站起来时说。"我担心这会使你变成一个卑鄙、贪婪的人，而我们将不得不不承认你。"

他的母亲笑了，跟着他走到门口，看着他走在路上；回到早餐桌前，她对丈夫的轻信感到非常高兴。所有这些都没有阻止她在邮递员敲门时跑到门口，也没有阻止她在发现邮递员带来了一张裁缝的账单时，在一定程度上提到了退休的军士长们的圣经习惯。

"赫伯特回家后，我估计他还会有一些有趣的言论，"她说，当他们坐在晚餐时。

"我敢说，"怀特先生说，给自己倒了一些啤酒；"但就这一点而言，那东西在我手里动过；这一点我可以发誓。"

"你以为是这样的，"老太太舒缓地说道。

"我说是的，"对方回答。"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 -- 怎么了？"

他的妻子没有回答。她在观察外面一个人的神秘举动，这个人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窥视着这所房子，似乎在试图决定是否进入。在心理上，她注意到这个陌生人穿戴整齐，戴着一顶光亮的丝质帽子。他在门前停了三次，然后又走了过去。第四次，他站在门上，手放在门上，然后突然下定决心，推开门，走上了小路。怀特夫人在同一时刻将她的手放在身后，匆忙地解开围裙的绳索，将那件有用的衣服放在她椅子的垫子下面。

她把那个看起来不大自在的陌生人带进房间。他鬼鬼祟祟地望着她，心事重重地听着老太太为房间的外观和她丈夫的外套道歉，这件衣服他通常是在花园里穿的。然后，她以她的性别所允许的耐心等待着他谈他的事情，但他起初却奇怪地沉默不语。

"我......被要求打电话，"他最后说，并弯下腰，从裤子里挑出一块棉花。"我来自'Maw and Meggins'。"

老太太开始了。"有什么事吗？"她气喘吁吁地问。"赫伯特出了什么事吗？怎么了？是什么事？"

她的丈夫插话了。"好了，好了，妈妈，"他急忙说。"坐下来，别急着下结论。你没有带来坏消息，我肯定，先生；"他俏皮地看着对方。

"我很抱歉--"访客开始说道。

"他受伤了吗？"母亲疯狂地问道。

来人鞠躬表示同意。"伤得很重，"他轻声说，"但他没有任何痛苦。"

"哦，感谢上帝！"老妇人说，紧握着双手。"感谢上帝!感谢--"

她突然打断了这句话，因为这句话的险恶含义让她恍然大悟，她在对方变态的脸上看到了对她恐惧的可怕证实。她喘了口气，转过身来，把她那只颤抖的老手放在她丈夫身上。沉默了很久。

"他被抓到了机器里，"来人用低沉的声音说了很久。

"被机器夹住了，"白先生茫然地重复道，"是的。"

他茫然地坐在窗前，用自己的手握住妻子的手，像近四十年前他们求婚时的习惯那样按着。

"他是唯一留给我们的人，"他说，轻轻地转向访客。"这很难。"

另一个人咳嗽了一声，站起来，慢慢地走到窗前。"公司希望我转达他们对你的巨大损失的诚挚同情，"他说，没有环顾四周。"请您理解，我只是他们的仆人，只是服从命令。"

没有回答；老妇人的脸色发白，眼睛瞪得大大的，呼吸也听不见了；丈夫的脸上出现了他的朋友中士可能在第一次行动中出现的那种表情。

"我是想说，马乌和梅金斯不承担任何责任，"对方继续说。"他们根本不承认有任何责任，但考虑到你儿子的服务，他们希望向你提供一笔钱作为补偿。"

怀特先生放下他妻子的手，站起身来，用惊恐的眼神望着他的访客。他干燥的嘴唇形成了这样的字句："多少钱？"

"两百英镑，"这是回答。

老人没有意识到他妻子的尖叫声，他淡淡地笑了笑，像个无神论者一样伸出双手，然后毫无知觉地摔在地上。

**III.**

在大约两英里外的巨大的新墓地，老人们埋葬了他们的死者，回到了沉浸在阴影和寂静中的房子。这一切都结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一开始他们几乎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一直处于一种期待的状态，仿佛有别的事情要发生--有别的事情要减轻这沉重的负担，让老人们的心无法承受。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期望变成了认命--过去那种无望的认命，有时被称为冷漠。有时他们几乎没有交流，因为现在他们没有什么可谈的，他们的日子长到令人厌倦。

大约一周后，老人在夜里突然醒来，伸手一摸，发现只有自己一人。房间里一片黑暗，窗外传来低沉的哭泣声。他在床上抬起头，听着。

"回来吧，"他温柔地说道。"你会很冷的。"

"对我的儿子来说，这更冷，"老妇人说，并重新哭了起来。

她的啜泣声在他耳边消失了。床上很暖和，他的眼睛也因睡眠而变得沉重。他不由自主地打起了瞌睡，然后一直睡到他妻子突然的一声狂哭，把他惊醒。

"那只爪子！"她疯狂地喊道。"猴子的爪子！"

他惊恐地站了起来。"在哪里？它在哪里？怎么了？"

她跌跌撞撞地穿过房间向他走来。"我想要它，"她平静地说道。"你没有毁掉它？"

"它在客厅里，在支架上，"他回答说，令人惊叹。"为什么？"

她又哭又笑，并弯腰亲吻他的脸颊。

"我刚刚才想到，"她歇斯底里地说道。"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想到呢？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

"想什么？"他问道。

"另外两个愿望，"她迅速回答。

"我们只有一个。"

"这还不够吗？"他猛烈地要求道。

"不，"她胜利地叫道；"我们还要一个。快下去拿吧，希望我们的孩子再次活着。"

那人从床上坐起来，把床单从他颤抖的四肢上甩开。"天哪，你疯了！"他惊恐地喊道。

"拿到它，"她喘着气说；"快点拿到它，希望--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她的丈夫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蜡烛。"回床上去吧，"他不放心地说道。"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愿望，"老妇人狂热地说道；"为什么不实现第二个愿望？"

"一个巧合，"老人结结巴巴地说。

"去拿吧，祝你好运，"他的妻子喊道，激动得浑身颤抖。

老人转过身来，看着她，声音颤抖。"他已经死了十天了，除了他--我不会告诉你别的，但是--我只能通过他的衣服认出他。如果他当时对你来说太可怕了，那么现在呢？"

"把他带回来，"老妇人喊道，并把他拖向门口。"你认为我害怕我所护理的孩子吗？"

他在黑暗中走了下来，摸索着走到客厅，然后走到壁炉前。护身符在它的位置上，一种可怕的恐惧攫住了他，他担心那个没有说出口的愿望会在他逃离房间之前把他的残缺的儿子带到他面前，当他发现自己失去了门的方向时，他喘不过气来。他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摸索着绕过桌子，沿着墙壁摸索，直到他发现自己在小通道里，手里拿着那个不健康的东西。

当他进入房间时，连他妻子的脸也似乎变了。脸色惨白，充满期待，让他担心的是，脸上似乎有一种不自然的表情。他很害怕她。

"希望！"她用强烈的声音喊道。

"这是愚蠢和邪恶的，"他颤抖着说。

"希望！"他的妻子重复道。

他举起了手。"我希望我的儿子再次活着。"

护身符掉在地上，他恐惧地看着它。然后他颤抖着坐到椅子上，这时老妇人带着灼热的目光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

他一直坐到浑身发冷，偶尔瞥一眼透过窗户窥视的老太太的身影。燃烧到瓷烛台边缘以下的烛台在天花板和墙壁上投射出脉动的影子，直到有一个比其他地方更大的闪烁，它才熄灭。老人带着对护身符失效的难以言喻的解脱感，蹑手蹑脚地回到了他的床上，一两分钟后，老妇人默默地、冷漠地来到他身边。

两人都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听着时钟的滴答声。一道楼梯吱吱作响，一只吱吱作响的老鼠在墙上吵吵嚷嚷地窜来窜去。黑暗令人窒息，在躺了一段时间后，他鼓起勇气，拿起一盒火柴，点燃一根，下楼去找蜡烛。

在楼梯脚下，火柴熄灭了，他停了下来，准备再划一根；同时，前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敲门声如此安静和隐秘，几乎听不到。

火柴从他手中掉落，洒在通道上。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呼吸暂停，直到敲门声再次响起。然后他转身迅速地逃回了自己的房间，并关上了身后的门。第三次敲门声响彻屋内。

"那是什么？"老妇人叫道，站了起来。

"一只老鼠，"老人用颤抖的语调说--"一只老鼠。它在楼梯上从我身边经过。"

他的妻子在床上坐起来听着。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响彻屋内。

"是赫伯特!"她叫道。"是赫伯特！"

她跑向门口，但她的丈夫在她面前，抓住她的胳膊，紧紧地抱住她。

"你打算怎么做？"他嘶哑地低声说。

"是我的孩子；是赫伯特！"她喊道。"她喊道，机械地挣扎着。"我忘了它在两英里之外。你抓着我干什么？放手吧。我必须把门打开。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让它进来，"老人颤抖着喊道。

"你害怕你自己的儿子，"她哭着说，挣扎着。"让我走吧。我来了，赫伯特；我来了。"

又是一阵敲门声，又是一阵。老妇人突然挣脱了束缚，从房间里跑了出来。她的丈夫跟到了楼道，在她匆匆下楼的时候，他呼吁地追赶她。他听到链子响了起来，底部的门闩缓慢而僵硬地从插座中抽出。然后是老妇人的声音，紧张而气喘吁吁。

"门闩，"她大声喊道。"下来吧。我够不着它。"

但她的丈夫正手脚并用地在地板上疯狂地摸索，寻找那只爪子。如果他能在外面的东西进来之前找到它。一阵完美的敲击声回荡在屋子里，他听到了他妻子把椅子放在靠门的通道里时发出的刮擦声。他听到门闩慢慢回来时发出的吱吱声，在同一时刻，他找到了猴子的爪子，并疯狂地呼出了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愿望。

敲门声突然停止了，尽管它的回声还在屋里。他听到椅子被拉回，门被打开。一阵冷风冲上楼梯，他的妻子发出一声长长的失望和痛苦的嚎叫，使他有勇气跑到她身边，然后又跑到门外。对面闪烁的路灯照耀着一条安静而荒芜的道路。